

第二章 從「資源」到「資本」

前文是將 pasikau 部落所處的布農族文化脈絡做了民族史的回顧，亦將 pasikau 部落的生活狀況做了民族誌的描述。地方民族觀光產業的重要推手「布農文教基金會」，無論其人力來源、其所推動的各面向的文化重建內容，以及運用的地方資源（資本），都和部落有著無法切割的關係。前文所提及的部落文化，與個人「慣習」的生成有著辯證關係。而個人的「慣習」亦將影響著行動者日常生活的言行，以及其在面對資本時的篩選與運用。

本章將透過地方經濟產業的變遷與適應整理，了解基金會發展民族文化觀光產業的社會場域以及其思考歷程。並且透過地方資源（資本）的整理，了解基金會如何將客觀存在的資源，篩選成爲其發展民族文化觀光產業的有效「資本」。

第一節 在地經濟產業變遷與適應

生計經濟一直是人類生活的重要活動項目，甚至影響整個文化的思考邏輯。pasikau 部落是以布農族爲主體的原住民部落。早期布農族以狩獵、採集、小米種植爲主的傳統經濟，卻在歷經不同國家、民族的政權統治影響下，採取稻米轉作、禁獵等政令的限制，實難以成爲生活支撐。因此，族人也不斷找尋合宜的生存的方式。

傳統以小米狩獵爲主的生活，在日治時期，透過集團移住強制遷徙與實施稻米種作，產生傳統經濟活動結構性的破壞，而變遷爲現今以農業爲主的經濟型態。pasikau 部落因爲國家政府政策的影響，歷年種植過稻米、玉米、花生、香茅、桐油、甘蔗、枇杷、鳳梨、釋迦等農業經濟作物，山坡地則種植梅、李、桂竹及造林種植等（洪健榮、田天賜 2004:274-290）。然而，由於靠天吃飯的農業，帶有強大的不穩定性，加上當地農會技術輔導狀況欠佳，又無加工的設施，使農產品獲利受到侷限，又適逢加入國際世界貿易組織（WTO），農業更是雪上加霜。因此許多家戶，都必須在透過家庭其他成員在外工作的薪水支撐家計。甚至有時因爲經濟所迫，致使在地族人必須出售土地，進而又導致可耕地變少。

面對這些問題，布農文教基金會的舵手白光勝牧師，從 1984 年回到部落牧會開始，就開始不斷地努力思考解決，並於 1995 年正式成立基金會，著手推動觀光產業。相較於政府 2000 年底推出的「二十一世紀台灣發展觀光新戰略」指標性觀光政策，白光勝不若許多其他部落跟隨政府政策，其民族文化觀光產業的推動，早政府約 5 年的時間開始。

在政治力與經濟力的雙重作用下，地方發展觀光產業似乎成爲一種地方經濟趨勢。加上大環境的影響，如國際原住民意識抬頭，民族認同逐漸建立，部落社區意識漸起。而長期的教育訓練累積，培育許多高素質部落知識份子，此時大量重返部落。全球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下，促使部落人口大量回流。而政府文化觀光政策全面推動，提供部落發展民族文化觀光產業的社會發展背景。週休二日的制度建立和台灣整體教育素質提升，使遊客有時間、有能力做文化觀光的消費。這些都促成 pasikau 部落民族文化觀光產業蓬勃發展的內、外趨力背景因素。

大致說來，pasikau 部落經濟產業出現狩獵游耕、定耕種作、商業性行爲等不同的重心變遷。pasikau 部落經濟產業重心的變遷，其實也反映整個大社會布農族大致的經濟產業變遷：獵人、農人到商人的邏輯轉變。

一、政治力影響

廣而分散，爲早期傳統布農族聚落標準的散村景觀，聚落的所在地以溪流附近較高的零星平坦地居多，聚落周圍開闢爲數年輪耕的小米旱田，廣大的山地更是維持生計的獵場（李敏慧 1997:23）。在日本大正三年（1914）以前，官方勢力尚未介入，這個時期的布農族以狩獵、小米輪耕爲主要生計活動。日本大正八年（1919），官方勢力開始介入傳統聚落。昭和五年（1930）霧社事件後，更全面徹底執行集團移住政策，將居處山林的布農族人遷徙至平地，以便於管理（李敏慧 1997:25-29）。

由於內本鹿時期禦敵的考量，致使此地布農族逐漸轉型成爲多氏族集合聚落。而日治時期的移住政策，更完全改變布農族原生的聚落分部型態。以台東卑南溪流域的布農族爲例，原本位於崇山峻嶺中，小而零散的聚落，透過集團移住而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山脈和台東縱谷交界山腳處，大規模的集團部落。除了聚落型態的變化之外，集團移住的影響更是全面性的。它不但使布農族分佈地區改變、聚落數量減少、聚落規模擴大，連帶影響到生計活動由輪耕狩獵轉爲定耕農業。在作爲物質基礎的土地和生計活動被抽離的情況下，傳統的生活方式面臨挑戰，固有的祭典、儀式、信仰等文化行爲，則隨著生計活動改變而式微。日官方並且在警察監視下，透過學校教育、社會教育種種方式，強迫布農族接受日本文化洗禮，企圖使其在食、衣、住、語言等各方面，皆以日本模式生活爲標竿，以取代布農族原有的價值體系（李敏慧 1997:130）。

就如同近藤正已（1995:173）所說的：「集團移住不單意謂土地的收奪，它

是將先住民的故鄉及生活手段，甚至生活樣式從根奪走。」日治後期的集團移住政策，幾乎為國民政府全盤接受並持續進行。布農族由於歷經集團移住，使其原生之社會機制受到結構性破壞，以致在戰後台灣社經環境急速變遷下，迅速的被捲入大社會體系。環境的改變也致使布農族人的生計經濟產生劇烈的變動，生活從傳統的狩獵游耕轉變成爲定耕農業，更連帶影響整個傳統文化的邏輯結構。政治力的介入，開始成爲日後主導布農族人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其中日治時期集團移住政策，是導致布農族社會經濟劇變的起點，實爲不容忽視的歷史脈絡。

二、市場經濟邏輯介入

但在日人治理時期，雖以資本主義經濟利益爲考量，黃應貴（2001:31）認爲對布農族社會自足式的生計經濟機制來說，不過是增加作物和家畜的種類，而未對其經濟本身帶來根本的改變。然而，之後的國民政府不僅延續了日人的治理模式，同時也將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帶入地方。直到 60 年代中期以後，市場經濟真正在布農聚落有效的運作而開始支配其經濟活動。以整體國家經濟爲考量的早期政策，致使此時期的經濟作物生產，除了政府行政體系的介入外，更受到市場經濟需求的左右。資本經濟邏輯儼然成爲現代政治力之外，另一股難以抗拒的支配力量。

在政治力與資本經濟邏輯兩股外力的交錯影響下，內本鹿遷徙至 pasikau 部落的布農族人，面臨幾個經濟產業的變遷轉變：

（一）從狩獵游耕到定耕農業

內本鹿地區布農族傳統的生活方式是以種植山田粟作的農耕、狩獵爲主，採集、飼養家畜與漁撈爲輔。日治時期，在戰爭缺糧和勞力缺乏的壓力下，日本政府將布農族移住至平地後，派阿美族與卑南族指導本區布農族人，強迫學習水稻與甘蔗的種植，農園也推展種植桐油樹、尤加利樹等林木，使得本區布農族的農業生產與生活模式有了結構性的改變（洪健榮、田天賜 2004:291）。

延平鄉在產業發展上，從國民政府來台初期的「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到後來的「山地施政要點」、「山地三大運動」，一直到定耕農業、育苗造林、農產保證收購政策；以及長期以來由農會主導種植農業作物等，皆以「農業發展」爲主。

（二）以農爲主的產業現況

當地居民的經濟產業，大多是以保留地務農爲主，農產作物種植過水稻、甘

蔗、桂竹、玉米、花生，近年來增加了種植鳳梨、番荔枝（即俗稱釋迦）。¹部分家戶畜養豬、羊、雞，主要做為自家肉食來源。遇農忙時則依賴家戶間的換工默契來解決勞力不足的需求；這使得共同作物的生產節期，某部分影響部落的生活節奏，而產生共同體的感受，並且更進一步對地方重新形成認同與凝聚共識。但從事農業的收入，並不能真正改善本鄉布農族的生計生活，以支持家庭經濟；如果不向外發展，從事農業的盈收最多只能和成本打平，並且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因此居處當地多有其他副業狀態（打零工、開計程車等）。因此，部落經濟來源除了農作之外，主要仍仰賴外地工作的青年族人，但在經濟不景氣的情形下，導致族人回鄉潮流。

造成農業無法穩定發展的原因包括耕地面積狹小、缺乏資金、農業技術不足、產銷資訊缺乏時效性、生產運銷組織營運不良、無所屬的農會等；²而本地農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及地區農會未做好輔導農民的責任，導致本地農民無所適從，而盲目從事沒有計畫的農業生產（蔡善神 2004:19）。如早期大量推廣甘蔗種植，卻因台糖考量收益之下，於 1995 年停止收購甘蔗；延平鄉 5 成宜林地所種植的桂竹，近年因竹價下跌，乏人問津無法銷售；1978 年推廣玉米種植，農民因保證價格開始大量栽種後，農會卻於 1996 年底停止玉米保證價格，使農民損失慘重。其他如 1966 年因市場需求，而大量生產的花生，1973 年因縣政府輔導而由鄉公所推廣的鳳梨，都無良好的產銷制度，而犧牲農民的權益。

目前部落內的農業產銷，多是供應新鮮當季水果。此地現在的農業經濟主力為鳳梨，目前還推廣番荔枝，來到此地處處可見大片的鳳梨田景象。而在當水果產量過剩或面臨產銷突發性危機時，損失慘重。³另外，農會亦無輔導加工技術，以增加產值。例如：部落多種植鳳梨，但因溫室效應，導致全球氣溫年年攀升，使鳳梨收成狀況不佳，⁴產銷狀況急速面臨嚴重考驗。目前桃源村所屬的延平鄉尚無農會，而附屬於鹿野地區農會。為因應產銷通路，有幾個產銷班，皆隸屬於鹿野地區農會管轄，包括鳳梨產銷班、番荔枝產銷班、水蜜桃產銷班。⁵農

¹ 包含多種類釋迦。

² 當地族人對本身出產的農產品表現出相當的自信，但產銷系統卻掛在鹿野地區農會之下，導致本鄉品牌無法被認識，而無法打響在地品牌。筆者從鹿野地區農會網站（<http://www.luyeah.com.tw/>），亦發現有這樣的疑慮，網站上延平鄉農產品牌幾近消音。農產技術上，也有無法取得第一資訊時機之虞。而延平鄉五個村屬於原住民為主的地區，多為農產地。許多農民都曾表示，希望本鄉擁有自己的農會。

³ 如文中提到的鳳梨突發性產銷狀況時的因應。

⁴ 鳳梨種植需要大量水分。以 2003 年為例，在鳳梨夏日收成期間，突然面臨連日高溫無雨，鳳梨因炎日曝曬、缺少雨水，致使鳳梨表面龜裂，肉質雖甜，但無賣相，以致無法賣出，果農損失慘重。

⁵ 延平鄉公所資料提供。

產品牌建立和農產加工技術輔導，尚須努力。

延平鄉或鄰近地區並無重要的商業區，因此工作機會不多，除少部分村民擁有較穩定的公部門服務工作（如公務員、老師），大部份的青壯年只能選擇勞力性的林班、臨時工、遠洋、板模等勞力工作，造成中壯人口嚴重外流的現象。除了經濟因素外，教育因素也使青少年人口因外地求學而外流。但受到布農族傳統對土地概念的影響，造成即使已搬離部落也不願意遷戶籍的現象（蔡善神，2004：14），形成戶政事務所的戶籍資料數據僅具參考意義，不能完全反映部落現況，部落目前以老人與小孩居多，而青壯年人口大多到外地就業或求學。本村滿 15 歲以上就業人口，超過 40% 是在外地謀生；而留下來的村民（表 2-1-1），有超過半數比例（52.1%）從事農林漁牧業。

表 2-1-1：桃源村滿 15 歲以上之現住有業人口所從事之行業別比例（1993 年底）

行業別	農 林 漁 牧 業	製 造 業	水 電 燃 氣 業	營 造 業	商 業	運輸 倉儲 及通 信業	金融 保險 及不 動產 業	工 商 服 務 業	社會 服務 及個 人服 務業	公 共 行 政 業	合 計
桃源村	390	95	1	29	28	13	5	4	105	78	748
%	52.1	12.7	0.1	3.9	3.7	1.7	0.7	0.5	14.0	10.4	約 100.0

資料來源：夏黎明、李敏慧等（1999:199）。

說明：資料雖為 1993 年（民國 82 年）的統計，然與此村村民的就業結構除了新興的民族觀光產業外，並無太大的變化，故此資料仍有參考之價值。

（三）新興民族文化觀光產業

以農立鄉的台東縣，在台灣整體經濟結構快速變遷的過程，也漸漸出現產業結構的轉變。根據表 2-1-2，大概呈現出台東縣自 1971 年到 1991 年的產業變遷狀況：產業結構雖仍處於農業為主的狀況，二、三級產業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目前更因為全台產業轉型，台東縣各部區落服務產業人口更是迅速增加。

台灣民間觀光風氣日興，而加入 WTO，農產首先受到衝擊，相關因應政策的提出，使觀光休閒農業與民宿產業，成為農業未來轉型的一個取向。社區總體營造，亦是目前文化建設委員會大力輔導的在地文化建設項目。而擁有自然山水與多元民族特色的台東全縣，更是積極投入觀光產業的營造規劃。

pasikau 部落地處平坦沖積扇地形，視野瞭望無際；農業為主的產業經營基礎，部落週邊一片渥綠，觀光民宿具有市場潛力。但部落內的觀光民宿，卻屈指可數，相關規劃、輔導才剛剛起步，而且多為平地人購置土地，私人自行經營，

村內觀光發展幾近遲緩。⁶而部落內社區總體營造相較於政府政策執行以及其他部落，略嫌起步較晚。部落的社區總體營造仍著重在硬體建設部分，部落內目前已有路燈的建設，另外進行道路美化工程。⁷然而根據筆者訪談，部落族人認為政府的社區總體營造工程，無法提供部落即時就業機會；而工程的內容，部分族人則認為缺乏部落特色。⁸

表 2-1-2：台東縣產業部門結構變化（1960-1991）

產業部門就業 人口數、 %及成 長率 年代	第一級產業			第二級產業			第三級產業			合計		
	人數	%	年平均成 長率 (%)	人數	%	年平均成 長率 (%)	人數	%	年平均成 長率 (%)	人數	%	年平均成 長率 (%)
民國 60 年	68,765	61.51	-	58,56	5.24	-	37,157	33.24	-	111788	99.99	-
民國 65 年	72,968	56.34	1.22	12,577	9.71	17.01	43,972	33.95	3.67	129522	100.0	3.17
民國 70 年	70,381	51.79	-0.71	19,120	14.07	8.98	46,407	34.15	1.11	135908	100.0	0.99
民國 75 年	62,807	46.79	-2.15	23,332	17.38	4.71	48,098	35.83	0.37	134237	100.0	-0.25
民國 80 年	56,510	42.30	-2.01	25,592	19.16	2.04	51,502	38.55	1.42	133604	100.0	-0.09

資料來源：陳國川 等（2000:32）。

由於部落人口大量外流，造成文化迅速流失，加上外出工作的族人，因為處於文化弱勢，導致可選擇性工作項目有限、工作不穩定，與文化適應上面臨諸多問題，致使酗酒、家暴、老人獨居，隔代教養種種問題，層出不窮，致使部落社會問題不斷惡性循環。就業問題是最根本的關鍵，部落若能提供就業機會，能夠留住部落族人。為此，1995 年由白光勝領軍的「財團法人布農文教基金會」（以下各章節皆簡稱為基金會）焉然成立，成為第一個由原住民成立的基金會。近年來，位於 pasikau 部落東北方的布農文教基金會，所推動的民族觀光產業，不但提供族人新的工作機會與工作型態，亦使此地成為觀光旅遊必經之地。

民族觀光產業，成為目前 pasikau 部落地區另外一支新興的經濟產業型態。布農文教基金會以「布農部落」為基地，⁹強調「文化產業化」，以「異民族的觀光」的方式，企圖發展本鄉布農族在經濟上的自主與獨立，並以此為基礎，推動部落福利、教育、文化傳承等工作。基金會另於 2001 年，由觀光局花東縱谷管

⁶ 布農文教基金會經營的「布農部落」，位於 pasikau 部落邊緣區塊。目前雖然基金會在民族文化觀光推動已有績效，但卻與 pasikau 部落儼然為兩樣世界。

⁷ 路燈是以木質長方體外表展現，內為水泥。

⁸ 受訪者認為工程，拼貼地面，並無技術問題，既然為社區總體營造，理應回饋在部落。

⁹ 亦稱「布農部落屋」，早期稱「布農文化體驗園區」，未來將規劃為「布農休閒農場」。

理處取得位於紅葉村下方之「布農紅葉溫泉」的經營管理權（期限六年），並於 2002 年正式營運。今年邁入第 10 年經營，現階段儼然成爲布農文化成功經營的代表。在強調「就業在地化」的經營政策下，員工進用以延平鄉鄉民爲主，基金會全體員工最多時曾達 168 人之多。目前（2004 年 4 月止）員工人數降爲 120 人，延平鄉鄉民有 102 人，佔全體員工數的 85% ，提供了在地人更多就業機會（蔡善神 2004:14）。未來也希望透過部落聯盟的方式，整合擴大經營的資源。目前已結合具有布農歷史文化的紅葉少棒、布農紅葉溫泉、蝴蝶谷等民族文化觀光資源。

第二節 基金會投入在地觀光產業的發端

白光勝經營觀光產業的思考，是來自白光勝教會牧會時期 10 年的醞釀。早在 10 年前成立基金會的同時，產業出路的找尋，亦有了一個定位。早於政府政策將近 5 年的時間，觀光產業的推動，走的是艱辛而孤單的。然而透過地方自然、人文資源的發掘，成就經濟的資本轉換。而教會出生的他，透過教會體系的資源與信仰支撐，走出以觀光做為地方產業的可能。而在此筆者為求陳述較客觀，以下行文將以白光勝做為直接指稱，不附加牧師或其它具社會性的稱謂。

一、發現問題：走出教會、貼近部落

1984 年，從台南神學院畢業的白光勝，回到故鄉延平教會牧會。然而發現部落問題呈現難解的循環：無心讀書的小孩、沒有生活目標的青少年、自殺率攀升的婦女、自暴自棄的青年、酗酒的中年人、孤苦伶仃的老年人，全都在部落裡。他感受到教堂裡談再多的愛與平安，也無法解脫族人在生活與經濟上的不安。白光勝深刻體認到真正的信仰是要落實在生活之中，所以他積極走出教會，走入部落，大開教會大門。而這樣的認知與其台南神學院主修「解放神學」有很大的關係，¹⁰而這樣的訓練亦不斷影響其日後的思考與行為。白光勝說：

我所相信的上帝，祂都是站在人民這邊，貧窮、殘障、瞎子、受到壓迫的啦，他沒有站在過去的宗教和當權派的政權，主耶穌不是這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起初原住民的教會就是沒有什麼財政的，一個年輕的牧師他很有心說，除了教會以外，應該還有要對社區作整體的關懷 我開始關心社區，我開始去抗爭，為我們的自來水、土地問題跟鄉公所抗爭，我開始關心到教育的問題 ¹¹

而在這樣的過程，卻因與教會長老、執事觀點不同，而遇到阻撓，甚至造成其日後與教會、部分信徒衝突的伏筆。白光勝回憶道：

要做的時候也受到教會長執的反對，他們說就做牧師就好了，教會事物就弄好，教會以外的你就不要管 我們信徒的傳統不可以這樣做，教會就是禮拜的地方 ¹²

¹⁰ 解放神學指的是 1960-1970 左右，在拉丁美洲的神學運動。解放神學全面的反思人們的現實處境，目光所及之處包含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信仰、語言、生活方式等各個層面所承受的壓亦與歧視。其目標希望在生活的各方面實現人的解放與自由，從而最終達到人與他人、上帝之間的相互通融。因此，具有普遍性關注的解放神學，擁有濃厚的在地化色彩。（張雙利、陳祥勤 2000:4-5）

¹¹ 白光勝訪談資料，訪談於基金會辦公室，20040809。

¹² 白光勝訪談資料，訪談於小會議室，20040811。

二、關鍵性的第一步：著眼教育

在著手關心部落實際生活過程裡，他一直思考該如何跳脫部落無止盡的惡質循環。改變原住民的整體社會結構環境，無法一蹴可及；經濟面向又在社會環境以及代代循環之間，成爲一個無底洞；於是，教育變成他當時著眼的一個焦點。白光勝述說著他的想法：

……我做了很多孤兒寡婦的關懷，沒有伙食費、學費，我當然就開始寫信，跟我的朋友募三百、一千，我都要到醫院去看，看可以減免多少，十九、二十年前，很多事情政府應該要做，但是沒做。透過政策沒有辦法改變，很快可以改變的是從教育來切入原住民的發展。我做一個牧師，當鄉公所在混的時候，國小老師是二流的時候，我在外面讀一點書回來，因為讀了書才可以服務一點點，我是基於這個理念，來建立小孩的教育。教會為社區做很多事情，但是永遠做不完，所以就是教育，從教育來改變，像達海、柯俊雄，有這樣的成績出來，這是絕對的分水嶺啦。¹³

在白光勝的眼裡，小孩比石油更重要。而白光勝積極加強部落孩童教育的努力，則是一致受到部落族人稱許，不若其他面向具爭議性。許多歷經那段時光的年輕人，都非常懷念那段生命經驗。一位對基金會批評有加的部落族人，卻很正面的述說當時。他回憶道：

……我們會到教會唸書，大家一起唸書的感覺很好。偶而我們會一起出去玩，白牧師帶我們，然後開那台很爛的車子，塞十幾個小朋友，很擠喔，但是我們都很開心。¹⁴

三、連動影響：教育引發教會拓建需求

除了開放教會，夜間伴讀加強學童的功課外，還在寒暑假辦理教育營，結合都會大專青年的力量，以增強學童課業競爭力，持續 20 年未間斷。而這樣的教育資源是免費提供，成本的耗費，讓白光勝必須思考如何籌措經費；另外，教會的空間也因為教育的需求，開始準備進行拓建。白光勝說著當時的狀況：

……那些老師都不拿錢，車馬費都自己出，但是最起碼伙食我們要給吧，住在教會，影印的費用，我們在樹蔭下讀書，所以要有更多的空間，所以我要蓋禮拜堂。我在教育的投入裡面，我在教會要花這樣的錢

¹³ 白光勝訪談資料，訪談於露天咖啡座，20040804。

¹⁴ 部落族人訪談資料，訪談於 pasikau 部落，20040407。

都要募款 禮拜堂不單只是敬拜而已，孩子可以進來讀書，社區可以進來使用 蓋要一千兩百萬，在十五年前。有很多是教室、圖書館，教會的空間二樓是禮拜、地下室，一樓、三樓、四樓，孩子都可以讓他使用，我就募款，我到全國各地，走了四年去募款，募了八百多萬，剩下四百萬由信徒自己來出¹⁵

因此白光勝展開他大規模的募款活動，然而這段募款經歷，同時也埋下白光勝日後經營基金會的人脈基礎與經營模式的雛型。

四、產業發展的思考

拓建教會之後，部落居民的經濟依舊是問題，不斷支付的教育成本，種種經濟問題，讓白光勝思考募款之外的可行方法。透過與教育營的大專青年閒聊，以及不斷思索在地問題的解決，慢慢地朝產業發展來規劃。白光勝述說他的想法：

禮拜堂做完了，這個教會好像很強壯，但是信徒依舊，經濟收入沒有改變，社區還是有很多問題，教會依舊一樣沒錢，我不可能說因為這個教會很大了，我都不募款，不行 但是我想到我不能一直募款，自己覺醒到一直要錢，不好意思，我發現原住民的問題越投入越是無底洞，不能一直募款彌補這些 那時候才想到說要有一個產業，十一年前就開始有這樣的看見了 常常會跟大學生聊天 我們一直要走不能停頓，一直要走 當我看到原住民的問題在地方，我就是要看要怎麼救，真的也解決很多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努力投入，一定要做，慢慢就越來越大 做下去之後，我不能靠募款¹⁶

另外，加上募款面臨社會現實面的狀況，發展產業是必須的對策。白光勝說著他的理解：

所以今天基金會，沒有自己的生產路線的時候，你怎麼活 政府補助很少，民間奉獻銳減，一方面基金會成立很多，一方面很多企業在逃稅，一方面一百塊裡面，有八十塊都給慈濟拿走，二十塊是很多的基金會在搶¹⁷

白光勝不斷思考該如何發展經濟產業，過程中也思考產業發展可能的方案。然而以民族文化做為為觀光產業的想法，並非一開始就思考到的，他也想過加工業或者畜牧業做為生計經濟。白光勝述說那時的經過：

¹⁵ 白光勝訪談資料，訪談於露天咖啡座，20040804。

¹⁶ 白光勝訪談資料，訪談於基金會辦公室，20040806。

¹⁷ 白光勝訪談資料，訪談於布農咖啡屋，20040807。

就一直思考要怎麼走出來在偏僻的後山 我就想說自己要有產業，到底有什麼產業 我第一次想說到底要做什麼，第一個想說有沒有工廠加工的東西，第二個我有去養羊的地方，那是二十年前去的養羊嗎？信徒也沒有意願，還有市場問題。我其實想很多，然後慢慢的想，到底要有什麼東西¹⁸

後來，白光勝看見地方的資源優勢在山林自然資源與民族文化的特色上，這些就是他發展地方民族文化觀光產業的資本。因此以民族文化觀光做為產業內容的想法浮現，在 10 年前政府尚未推動觀光相關政策的環境下，已開始大膽投入。白光勝用堅定的語氣述說著他十年前的預見：

後來就是看到異象，台東有六族，原住民文化，只有這個東海岸青山，如何使他適度規劃之後，人就會進來。這個夢很清楚，那個時候我就看到很多的布農族在這裡工作，十一年前 很多的漢朋友進來社區總體營造，一鄉一特色都還沒有，交通不便的時候，我就想到我們有無煙鹵工業，多元的文化，族群在台東，台東是多元色彩美麗的地方，彩虹為什麼這麼美麗，彩虹是很多美麗色彩的組合，台東就像彩虹一樣，我抓住這個。 空氣，我也在都市生活過，很多人對都市空氣的埋怨、壓力，我們就很大膽的走這一步，因為這是上帝告訴我的¹⁹

於是他在基金會組織下推展「布農部落」的觀光產業實體。²⁰整個思考的過程，都是由在地出發做思考而來的。白光勝不斷思考地方需求以及尋找在地資源，因而成就今日的民族文化觀光產業。

目前關於「布農部落」產業的內容，是由基金會組織中的事業部負責。白光勝希望透過產業實體的經營，提供在地族人工作機會，並且透過盈收來支持諸如教育、文化、社會福利等不同的服務面向，所以「布農部落」內透過多元的產業類項來支撐，因此事業部門亦成為基金會主要人力分配所在。

¹⁸ 白光勝訪談資料，訪談於布農咖啡屋，20040807。

¹⁹ 白光勝訪談資料，訪談於小會議室，20040805。

²⁰ 布農文教基金會產業，目前包含「布農部落」與「布農紅葉溫泉」，然筆者主要鎖定在基金會發展脈絡產生的「布農部落」做為主要討論。

第三節 基金會觀光產業的地方資源運用

在白光勝的眼裡，他看到美麗的山河、清新的空氣、多元族群、豐富的原住民藝術文化，自然環境與人文風情譜出獨特的在地樂章，是他發展地方觀光的資本。今日發展的觀光產業，不祇是地方的希望，也是台東的產業出路，台灣的趨勢發展。

一、自然資源

(一) 地景

「布農部落」是白光勝打造觀光產業的場域，位於台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擁有台東的地景基礎。居板塊運動蓬勃的花東縱谷南端，由於歐亞大陸與菲律賓板塊擠壓、河流深切，造就山高谷深、原始壯麗的地景資源，擁有峻嶺、峽谷、溪流、湖泊、溫泉等豐富多元地貌，使其擁有獨特的周邊地景資源。區域平均標高 400 公尺以上，高山峻嶺多，平原陵地少，地形大體可分為中央山脈區、海岸山脈區以及縱谷平原區三個區塊，共同構成複雜多樣的地形景觀。

位居北迴歸線以南，年均溫約 24.5°C，年雨量約 1890.6mm，²¹屬於太平洋熱帶季風型氣候。1-3 月為冬季，氣候陰冷，降水較少，主要來自東北季風帶來的峰面雨為主。4 月春季後，雨量逐漸回升；至 6-10 月夏秋兩季最為集中，以颱風雨與熱雷雨為主，常出現颱風與豪雨。其中夏季高溫，盛暑季節，縱谷地帶有時會出現焚風現象，而主要盛行的西北風或東北風，則以秋冬最強。因此集中於寒、暑假的遊客群，亦會因此地氣候的狀況，而影響抵達意願。

此處土壤多屬片岩新沖積土或片岩板岩混合沖積土，以中粗地質的淡灰色沙質壤土為主，一般呈現酸性（洪健榮、田天賜 2004:44）。因此，在農業發展上受到先天的侷限。而經濟市場獲益甚低的花生、桂竹，透過基金會的加工生產，加值為農業文化產品。

處於鹿野溪河流沖積扇地形上，四周環山，卻視野遼闊，高聳巍峨的帶狀山脈與蒼鬱蒼翠的叢林綠野盡現眼前。週邊有小禿山、嘉代山、紅葉山環繞。地勢呈現西高東低，水文主要屬卑南溪流域，河川有鹿寮溪（主要支流為加拿水溪）、鹿野溪（舊稱北絲鬬溪或北勢高溪，主要支流有松楓溪、瓦崗溪及許多的無名溪）以及鹿鳴溪（鹿野溪支流），水量充沛經年不斷（蔡善神 2004:8）。其中鹿野溪，

²¹ 台東縣政府資料提供，2004。

更是溫泉遍佈，屬弱酸性碳酸泉，pH 值 7 至 8。溪澗旁天然的露天溫泉，更是群峰攬翠、野趣橫生的好地方。近幾年，花東縱管處更斥資改善週邊的交通與觀光設施，建設成爲縱谷南段的旅遊勝地，基金會目前經營的「布農紅葉溫泉」即爲其一。而鹿鳴溪流經的河谷地區，因爲曙鳳蝶聚集，而有蝴蝶谷之稱，亦成爲今日基金會產業運用的腹地之一。

（二）生態

氣候、地形、水文交融出的自然環境，孕育豐富的動、植物生態圈。根據當地部落資料提供（台東縣政府 2000:28-29），植物生態屬亞熱帶闊葉原生林。特殊植物有樟儲植物群的樟樹、牛樟、紅楠、光臘樹，而楓香以及青楓則是「紅葉」標幟展現的植物。獨具特色的台東蘇鐵，更規劃出「台東蘇鐵保護區」，兼顧生態保護與休閒所需，成爲區域內聞名遐邇的勝景。廣大的山林覆蓋下，空氣清新且瀰漫芬多精，是台灣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源。

山林動物資源部分，哺乳類有台灣山豬、山羌、穿山甲、台灣長鬃山羊、台灣獼猴、赤腹鼯鼠、台灣野兔等。另外，根據部落獵人敘述，深山的內本鹿仍有台灣黑熊出沒。兩棲爬蟲類有青蛇、過山刀、斯文豪氏攀蜥、澤蛙、白額樹蛙、日本樹蛙等。百步蛇、黑蒙西式小雨蛙等屬此地特別物種。鳥類有大冠鷲、鳳頭蒼鷹、松雀鷹、番鵲、黑枕藍鶺鴒、朱頸斑鳩、白腹秧雉、白環鸚嘴鴨等。並有台灣特有種烏頭翁，少見的頸雉、夜鷹、燕行鳥等豐富的地方自然生態。魚類除了一般溪流常見的台灣鏟頰魚、石斑、平額鱧等，還包含台灣特有種的何氏魚巴、台東爬岩鰍等特有物種（台東縣政府 2000:28-29）。基金會利用營隊的方式，透過寒假的「小小獵人營」與暑假「河川保育營」的辦理，讓學童更進一步認識土地上其他活動的族群。

二、人文資源

（一）部落景觀

部落的自然純樸風味，給人安逸悠閒的感受。農業爲主的自然景觀，讓此處視野一片遼闊。渥綠的葉身，在陽光煦煦的照射下，優雅地行著光合作用，反射出的綠意盎然的光波，讓人心情平和。大面積的農產品栽植，呈現壯觀的氣勢。閒適田園生活氣息，是最貼近土地脈動的產業類型。每平方公里 8 人的人口密度，²²分布在幅員遼闊土地上，讓難得逃離狹窄擠壓空間的都會遊客，在此獲一

²² 民國 89 年內政部資料，此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8 人，在全省 309 個鄉鎮市中，位居倒數第

絲喘息。緩緩的步調下，似乎連時間也跟著緩慢，讓遊客能夠靜下心傾聽內心最原始的渴望。而公共藝術造景設置，則增添地方的韻味，也彰顯在地的特色定位。

(二) 多元族群

「布農部落」居處在延平鄉，其境域東臨海岸山脈東面東河鄉（阿美族、漢人）及海岸山脈西面鹿野鄉（阿美族、漢人），南接卑南鄉（卑南族、魯凱族、漢人），北接海端鄉（布農族），西邊及西南則以出雲山、內本鹿山、遙拜山、大浦山相連之稜線與高雄縣茂林鄉（魯凱族）及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為界，共與二縣、六鄉接壤（蔡善神 2004:8）。多樣豐富的原住民族文化，與閩、客、外省等多元且獨特的族群文化在地交揉。白光勝將此地多元共融的文化，縮影並現於「布農部落」之中。

(三) 歷史景點

1. 紅葉少棒紀念館

館址位於紅葉國小內，於 1992 年興建完成。「撿石成球，削木為棒」，述說紅葉少棒小將們，在克難的環境下，完成了幾近不可能的任務。紅葉少棒紀念館，記述紅葉少棒傳奇的故事，這不但是台灣人的驕傲，亦是布農族的光榮。白光勝將此次安排至「布農之旅」行程中，讓遊客藉此再次回味當年的紅葉傳奇。

2. 內本鹿警備道

內本鹿警備道，原為布農族人活動的山徑，後因日治當局欲加強對內本鹿原住民的控制而修築，日治大正 13 年（1924）開闢，昭和 2 年（1927）全線完工。由於沿途為內本鹿布農族舊部落之所在，基金會亦著手思考規劃，發展其歷史面向的觀光潛力，成為結合健行、歷史文化的休閒知性之旅路線。



圖 2-3-1：「布農部落」鄰近景點位置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四位（洪建榮、田天賜 2004:10）。

(四) 交通連線

1968年起，不斷拓寬道路建設，1984年鹿鳴大橋完工啓用，1997年鹿平橋竣工啓用，2000年紅葉大橋啓用，鋼骨拱橋聯繫了桃源村下里與紅葉村。歷年來交通建設的不斷累積，加強區域內各景點的聯繫，將諸如「布農紅葉溫泉」、紅葉少棒紀念館、鹿野高台茶園、蝴蝶谷等景點連成一氣，形成帶狀的觀光路線。而省道台九線，花東鐵路，則助於對外交通聯結暢通。

三、其他資源

除了上述當地的自然資源以及人文資源運用外，由於在地以布農族居多的民族組成，使基金會的人力結構亦呈現以布農族為主體的人員結構；而布農族的祭典文化展演，亦是「部落劇場」核心的展演內容；而園區內的各項產業項目以及產品命名，皆呈現出以「布農」為號召的基金會訴求。這均顯示白光勝，著眼在地，結合在地資源，從地方出發的精神主軸。

而值得一提的是，白光勝教會牧會十年，著眼於學童教育，培養出來的部落青年，提供基金會早期發展的人力素質需求，並成為目前重要的核心人力。這樣較高素質的人力資本，銜接了基金會在推動各項發展的部落人力素質斷層，支撐基金會走向知識性、服務性的產業型態，並開始翻轉部落人力長期處於的大社會結構底層勞動位置。

而牧會十年累積而來的努力，成為基金會募款、產業經營無可取代的成績。另外教會系統的力量，一直在基金會各面向的發展推動上扮演重要的基礎。而政府相關觀光政策的推波助瀾，亦是基金會觀光產業十年發展中期的一項背景助力。

第四節 從「資源」到「資本」

透過前文關於部落史的回顧、經濟史的爬梳、地方生活的描寫、區域觀光資源的整理，可以了解到本論文研究個案其所在地的歷史發展、民族特性、部落景觀、地方組織、社會關係、信仰現況、生活娛樂、經濟活動等不同生活面向。

一、部落文化與經濟困境的思考

在布農族遷徙脈絡下的 pasikau 部落，擁有布農族平權社會與能力取向的文化特質，亦同樣有著被殖民的歷史記憶。經過歷代殖民政府同化政策的影響與迫遷，使聚居的部落程度上失去了可見的獨特文化特色，建築、穿著等外顯的表徵，亦與台灣大社會相去不遠，甚至連政黨意識亦滲透其中。好在布農族特有的氏族文化以及布農族語仍在作用，而打獵、放陷阱、烤肉等，屬於早期山中的狩獵活動不定期地在進行，使當地的布農族對山林仍存有份特殊的情感。居處地方行政中心、多元並存的信仰現況、特有的地方飲食休閒，以及以氏族為核心結構的社會關係等元素，交揉出獨特的地方文化。

而部落以耆老、孩童為主要的年齡人口結構，是由於經濟因素使然，但也間接剝奪了傳統文化傳續的環境。目前部落裡，還是以農業為主要產業，但根據鄉公所農業課專員指出農業並非此地居民主要經濟來源，他表示：「… 這邊農業不是主要的經濟來源，像梅子一甲多，今天才五、六塊，你要用那個怎麼生活？！」²³因此，當地多數家庭為求支撐生計，家中青壯人口必須至外地工作，導致部落青壯人口相當程度外流。人口外流的惡性循環之下，母語失去使用的環境，文化傳承出現斷層的危機，而地方經濟更不斷在困頓邊緣掙扎。這樣的問題循環，存在將近半世紀，仍無法根治。

中間政府亦有多次輔導轉作，卻因缺乏深入了解地方所需，而疏於配套規劃，甚至枉顧種作者的權益，貿然停止輔導，造成地方農民莫大的損失與信心的傷害。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處雖是以農業為主要的地方產業，卻無所屬的地方農會，致使技術輔導與通路行銷上，面臨相當的困境。而當地部落族人亦嘗試透過組織產銷班的方式，試圖改變產銷通路的困境，然在面臨大社會農業技術的競爭環境，卻仍然無法在第一時間提升，致使整體成效有限。這樣的困境，在 1995 年延平鄉公所對部落農民關於經營困境，以及農政措施需求的調查統計亦可窺見，其調查結果顯示出農民對農會之服務功能督導的迫切需求（洪建榮、田

²³ 延平鄉公所農業課專員訪談資料，訪談於鄉公所會客室，20040730。

天賜 2004:290)。而此問題亦是地方政府必須積極面對，並思考地方農會成立的可能性。

綜上觀之，目前原住民社會普遍面臨的經濟自主與文化傳承的問題，亦為 pasikau 部落的主要生存困境。因此，思索文化與經濟並存結合的可能關係，成爲一個思考的方向。而從十年前，除了農業發展外，pasikau 部落亦出現另一種以民族文化作爲觀光訴求的產業型態選擇。而前文中，數度出現的布農文教基金會，即爲此地區民族文化觀光產業推動的主力，亦是本論文將討論的主要單位。布農文教基金會透過「布農部落」、「部落劇場」、「布農之旅」的三種形式的活動，環環相扣地將不同的地方資源（資本）做有效的轉換，亦試圖透過產業營收，支撐地方的社會福利與文化重建運作。

資本主義經濟市場，多是以個人爲單位做競爭，處於個人經濟籌碼與生存技能相對弱勢的部落族人，實無力招架。基金會試圖發展一個以群體爲單位的產業適應方式，它提供部落學童平日夜間伴讀與寒、暑假課業的輔導；提供青壯年族人在地就業的工作機會；提供獨居老人居家照護以及送餐的服務。基金會的關懷面向是多元且具有全面性的，而其產生的影響，業已悄悄地融入部落生活脈動之中，是一個面對部落經濟問題時的新興產業型態選擇。

二、從 Bourdieu 的資本概念談起

本文所指稱的資源（resource），根據其字源解釋，係指客觀存在、根本性的能源，自身具備更新復原的循環能力：如水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資本（capital）則是指經由人爲篩選過程，其具有可累積、可轉換的經濟概念，如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象徵資本。客觀存在的資源（resource），在不同時代，有著不同的資本（capital）意涵解讀、詮釋、著重與應用，也因此地方產業發展會隨著時代產生變遷。

（一）資本與資本的三種基本形式

法國人類學者 Pierre Bourdieu 在 ‘The Forms of Capital’ 《資本的形式》，指出所謂的「資本」是累積性的勞動力，在一種私有的積點上，被行動者或行動團體所挪用。資本以具體化的或生活上的能動形式，來使這些行動者能佔有社會的能量（趙蕙鈴 1995:164-165）。換句話說，資本在其客觀或具體的形式上，可以透過時間來累積。而資本不同類型或次類型的分配結構，在一特定的時段上，其實就是社會世界內在結構的展現。因此從資本的基本形式中，可以對社會結構的

內在形態有所了解。

在 Bourdieu 的觀念中，資本指的不僅僅是貨幣形式的資本，而是種種存在於場域（field）內可以被累積、被佔有的「支配權力」。之所以凸顯資本是某類的支配權力，是因為一旦個別社會行動者或團體佔有資本時，即可支配這些資本，在場域內生產並再生產所冀欲的利益。Bourdieu 認為資本不可能獨立於場域之外存在和發揮作用：它有多重的支配力量，能支配場域；它能支配各種物質化或身體化的生產或再生產工具，而這些工具的分配決定場域的結構；它能支配定義場域功能的規則性與規則；也因此它能支配該場域的利潤（劉維公 1998:18）。因此，根據 Bourdieu 的【(慣習)(資本)】+場域=實踐的理論公式，行動者會在場域中，根據其慣習篩選出有效的特定資本，在特定場域中實踐，並且透過實踐的過程，將各種形式的資本進行轉換與累積，以強化其在場域中的優越地位。

作為支配的權力，資本可以分成三種基本的形式：經濟資本，可以直接以貨幣換算，財產權是其制度化的形式。文化資本，在特定的情況下可換算成經濟資本，文憑是其制度化的形式。社會資本，指的是社會義務或「關係」，在特定的情況下也可以換算成經濟資本，貴族頭銜則是其制度化的形式。由於資本與獲利機會息息相關，這些資本類型所形成的分配結構決定了該場域的動力關係狀態。（劉維公 1998:18）

Bourdieu 更將文化資本特別提出來討論，他指出文化資本以三種形式存在：一是主體化的形態，也就是指心靈、精神或身體的一種長期持續的意向形式。二是客體化的形態，也就是文化財（cultural goods）的形式。三是制度化的形態，他是被分開組成的客體化形式。如教育文憑便完全是在文化資本的原初特質下所授與的，而成為一種具保證性的認定（趙蕙鈴 1995:165）。其中以主體化形態存在的文化資本與慣習間有著一體兩面的關係。

Bourdieu 曾指出社會世界是累積的歷史（Bourdieu 1983c），累積一詞即導入資本轉換與輸送的概念。社會遊戲中的籌碼是資本，必須同時考慮時間的因素，即資本「累積」的特質。資本具有生產利潤的潛在力量，並以同一方式或擴張方式再製自己。簡而言之，社會世界的遊戲是一種「錢滾錢」的遊戲，從 Bourdieu 的角度看來，「白手起家」似乎是一種幻想，因為不同的資本分配結構似乎已大部分決定了日常生活中成功的機會。而資本最大的效力在於彼此間的可轉換性；以及在功能的發揮上，有其不可完全取代性（邱天助 2002:129-130）。

資本是 Bourdieu 建構場域的動力邏輯，當資本由行動主體排他性的占有時，會使行動主體能夠占有社會能源。Bourdieu 認為社會空間是由許多不同的場域所

組合而成，每個場域就如同市場，所以涉入其中的行動主體，皆為占有特定的資本而鬥爭，而先前鬥爭所獲得的資本，往往決定下一次鬥爭的成敗（邱天助 2002:129）。因此，地方經濟發展首要的工作，便是檢視自身擁有哪些「資本」。

（二）布農文教基金會的「資本」

居處在 pasikau 部落的布農文教基金會，篩選運用許多在地資本，做為其經營民族文化觀光產業的籌碼。基金會透過尋根探勘的活動，將其置身於布農族的遷徙脈絡之中。從 pasikau 部落溯源至內本鹿，透過回到舊部落的重建過程，回溯部落遷移史，並同時宣示了其身為布農族的後裔，自然繼承並肩負起傳續布農族「文化資本」的當然身分。因此基金會經營的觀光產業實體「布農部落」內，即使用許多布農族傳統的文化元素，如傳統服飾、祭典儀禮、傳統飲食等。

其中的祭典儀禮不但是人與自然（天）的對話，更體現人是如何看待所處的世界，以及建構出怎樣的世界關係。在祭典儀式中，呈現的是獨特的文化邏輯，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和社會的倫理秩序。黃應貴（2001:25-26）就曾指出布農族的 hanitu 和 deanin 信仰與觀念，充分表現在他們的生命儀禮與歲時祭儀上。這些儀式的舉行，不但呈現及體現他們的人觀，更是布農族人表達他們人觀的文化設計與機制。人觀，或稱之為宇宙觀，是人觀看世界的角度，包含人對空間的回應，以及對時間的承續。它在宗教、祭典、儀式、政治、社會組織等諸多場域中呈現，是獨特的文化資本。而園區的產品或產業細項，冠上「布農」或「部落」的「象徵」概念，如「布農咖啡屋」、「部落茶屋」、「布農書坊」等，將多元的經營內容，整合在「布農」、「部落」的文化指稱概念上。

基金會的人力組成，從家族開始慢慢擴大到氏族，甚至許多非其氏族的人力加入，以及許多基金會重要的青年人力，亦是來自鄰近部落的社會資本。而地方閒適的田園風情與群山環繞的沖積扇地景，搭配出不可取代的地方休閒風格。而其透過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所推展的老人福利、孩童課輔、青年就業，形成了贊助訴求的象徵資本。另外，地方農作如花生的銷售、竹子的加工，輔以贊助的訴求，使其增值，轉換成經濟資本。

基金會透過資本形式的不斷轉換，最終轉換成經濟的資本，支撐其文化重建的內容。而贊助訴求的象徵資本，又包裹如花生、竹子物品，使其產生意義並增值，同時再次產生經濟資本。以此循環，期望達到基金會所期盼的文化傳承與經濟生機兼顧的產業模式。接下來的三章，筆者將從「布農部落屋」、「部落劇場」以及「布農之旅」一一說明文化資本的轉換與再生產的過程。